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46
9 April 1987
CHINESE

第二七四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4月9日星期四，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 席</u> :	茨韦特科夫先生	(保加利亚)
<u>成 员 国</u> :	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刚果		阿杜基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劳腾施拉格尔先生
加纳		格贝霍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菊地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特斯先生
委内瑞拉		帕冯—加西亚先生
赞比亚		姆富拉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7-60367/A

上午10点3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的局势

1987年3月25日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8765)

1987年3月31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18769)

主席：根据安理会前几次会议有关这一项目的决定，我邀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布尔基纳法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圭亚那、印度、牙买加、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卡塔尔、塞内加尔、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在安理会议事厅一旁为他们保留的位子就座。

应主席邀请，多斯特先生（阿富汗）、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莫希尔丁先生（孟加拉国）、巴罗先生（巴巴多斯）、乌埃德拉奥戈先生（布尔基纳法索）、马克西莫夫先生（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拉贝尔吉先生（加拿大）、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巴达维先生（埃及）、塔迪塞先生（埃塞俄比亚）、比弗特先生（加蓬）、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萨纳利先生（圭亚那）、加莱汗先生（印度）、巴尼特先生（牙买加）、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莫亚·帕伦西亚先生（墨西哥）、道尔金策伦先生（蒙古）、卢里迪先生（摩洛哥）、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阿斯多拉·加迪亚女士（尼加拉瓜）、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卡瓦里先生（卡塔尔）、萨雷先

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维杰瓦德内先生（斯里兰卡）、阿卜杜恩先生（苏丹）、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库阿西先生（多哥）、梅斯蒂里先生（突尼斯）、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裴春宁先生（越南）、佩伊奈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议事厅一旁为他们保留的位子就座。

主席：根据安理会第2740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主席和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祖泽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第2740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古里拉卜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古里拉卜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乌干达代表的来信，其中要求被邀请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切塞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和其贝迪先生（乌干达）在安理会议事厅一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对其议程项目的讨论。

第一位发言的是圭亚那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因萨纳利先生（圭亚那）：俗话说，重复是学习之母。如果此话有理的话，南非非法政权一定已经接受教训，知道必须加快纳米比亚的自由与独立。但是比勒陀利亚十分顽固，以致安理会不得不反复说明自己的观点，希望或许是徒劳地希望这伙现代的殖民主义份子能够听取理智的劝告，放弃他们对纳米比亚的野蛮统治。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还没有完全放弃对口头说服能力的信心，因此感谢安理会成员让我们同各国一起为纳米比亚的变革大声疾呼。但我首先必须向你表示我们的热烈祝贺，祝愿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工作成功。我还要向你的前任阿根廷的德尔佩奇大使表示敬意。

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不得不坦白说的确感到不安，因为有人转弯抹角地说我们的讨论就象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只是时间不对。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真是令人遗憾，因为事实上早就应该召开这样一次会议，这绝不是浪费安理会的时间。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作为国际社会有责任感的成员绝不能对它置之不理或拖延不管。实际上，必须尽快地满足这一愿望，因为时间拖延得越长，问题越难解决。因此，安理会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全力以赴地促进纳米比亚的事业。

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只有利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狭隘的利益，因为这不仅巩固了种族隔离制度，而且允许掠夺纳米比亚丰富资源的行为继续进行。不用多久，纳米比亚民族丰富的资源被洗劫一空，纳米比亚将成为一片荒原。世界各国绝不能够坐视一个决意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与控制的残暴少数如此地践踏一整个民族。世界必须迅速行动结束这种不公正现象，协助纳米比亚人民行使他们完全应该享有的主权。

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纳米比亚的法律监护者，为挫败比勒陀利亚的贪婪政策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努力。通过实施第1号法令，理事会行使了自己保护纳米比亚利益的权利，并准备代表纳米比亚采取行动。我们获悉，这项法令的效力不久将在一些联合国会员国的法庭上经受考验。至少我们了解有一国政府——即荷兰政府——

已经承认理事会在有关纳米比亚人民的问题上立法的资格。 我们欢迎这项积极的声明，它使人们相信，国际法定会为受剥削压榨的民主持正义。

我们认为，如果安全理事会在纳米比亚问题的最后意见中能够支持这一行动，支持由联合国机构承担这类法庭事务的费用，在现阶段将是非常有益的。 因为，这场斗争一旦成功，将对那些滥用经济权力维护他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统治的种族隔离势力以有力的打击。 而且能够争取补偿被掠夺民族的资源损失，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制止某些在纳米比亚活动的跨国公司的肆意掠夺。 然而，光靠法律程序还不足以赢得纳米比亚的尽早独立，我们必须准备考虑采取其他能够迫使博塔政权放弃对纳米比亚恶毒控制的种种措施。 显然，在这些说服手段中间，全面强制性制裁可能是我们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因此应该尽快使用。 我冒昧地说，不必再谈就选择性有限制裁达成妥协的问题，特别是在2月份安理会讨论南非局势之后，因为，既便在这种有限制裁的问题上也不能找到各国一致的意见。 因此，我国代表团不得不支持对南非非法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要求。 大家都知道，这一呼吁不一定能得到每一个国家的听取，但我们却不能管这个后果了。

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对，我们发现比勒陀利亚表现出极其顽固的态度，用人们难以相信的谬论来为一个根本上站不住脚的立场辩护。 如果人们相信南非代表在这里的讲话，南非坚持声称，只要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纳米比亚就能获得独立。 这种拙劣的伎俩欺骗不了任何人，因此南非政权完全知道，它知道炮制这一联系其他国家并不承认。 它也知道，撤走这些军队只能导致南非从被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上对前线国家发起更大的侵略。 因此，我们不得不指出，比勒陀利亚的这方面的理由令人难以置信，无法接受。 即使古巴部队立即撤走，南非还可以编造出其他借口，为它占领纳米比亚进行强词夺理的辩解。

但是，比勒陀利亚所提出的最荒唐的论据或许是它声称正在积极促进宪法改革，并说这将满足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要求，保障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与福利。 然而，得到各国公认的纳米比亚人民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却显然不相信这些

保证，明确宣布完全不能接受这套政治把戏。实际上，纳米比亚独立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第435(1978)号决定规定的道路。任何脱离这条道路的阴谋必须被拒绝，因为它们只能是南非政权阻挠联合国目标的新伎俩。安理会必须下定决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消除纳米比亚独立的障碍。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高度赞赏秘书长争取打破日前僵局的努力，赞扬他继续这些努力。

希望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重任的安全理事会这一次能对继续横行霸道的比勒陀利亚采取一个团结一致的立场，通过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遗憾的是，在过去，一个或几个安理会成员的否决使得安理会无法对那一政权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纳米比亚人民不能理解这种分歧，从他们在历史上面对殖民主义统治所得到的经验，他们认识到团结一致才有价值。

纳米比亚古代的部落之一赫雷罗斯当时也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在这个部落的战歌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下列最激动人心的和平呼吁：

“听吧！蛙声自沼泽回荡，

听听它们要说些什么：

能站在一起。达成协议该有多好

能让众多的呼声合一齐鸣该有多美”

正是对这种呼吁声安理会不能听而不闻，因为如果安理会听而不闻，争取纳米比亚独立的战斗将得到充分的支持，到时候我们就不能装模作样大谈和平了。

主席：我感谢圭亚那代表对我的祝贺。

伯奇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十分熟悉贵国和阁下的外交服务，所以，我特别高兴地看到象你这样一位有成就的外交家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要职。我相信，你在履行这一重要职责的过程中将表现出你的才干、智慧和丰富经验。我国代表团期待在安理会的工作中同你进行合作。

同时，我也要祝贺你的前任阿根廷的德尔佩奇大使上个月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以干练的方式和专业的精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这是一次长时间的严肃辩论，每一位发言者都谴责了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联合王国同大家一样对此表示谴责。六十多年来，纳米比亚一直是公认的国际责任。实际上，自联合国创立以来，纳米比亚的前途一直在联合国的各个论坛进行辩论。早在八年前，安全理事会就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批准一项纳米比亚领土的解决计划，包括撤出南非的非法管理当局和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自由选举。该决议早就应当执行了。必须允许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己的自决权，实现国际公认的独立。

由于南非政府的拖延战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一直得不到执行。我非常希望它能重新考虑其最大利益的所在。秘书长为我们提供的令人钦佩的报告清楚地表明，目前在解决计划的各个主要方面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南非必须看到，提出新的毫不相关的问题，比如所谓的联系理论是我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我认为也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英国政府的目标是明确的：我们希望纳米比亚以最和平的方式尽早实现国际公认的独立。我们一再告诉南非政府必须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最近又再次对他们强调这一点。任何企图否定解决计划的做法都是极为严重的。鉴于曼利大使在发言结束时提到南非可能为纳米比亚寻求其它途径，我要强调指出这一点。

长期拖延实现该领土的独立使我们的非洲朋友感到痛心。我们也同样感到痛心，对许多发言者象赞比亚代表那样清楚表明的失望心情我们表示同情。联合王国同接触小组的其它成员——其中三国今天是安理会的成员——一道制定了联合国解决计划。因此，我特别遗憾地听到西南非人民组织的代表说这样的话：这种做法是，

“一个精心策划的计谋……在于制止……南部非洲局势激进化。”（SPV. 2740 第19页）还会有什么东西更加背离事实的呢？接触小组进行了长时间的复杂的谈判，只是为了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歪曲事实对纳米比亚人民及其事业都不利。联合王国同解决计划的其它制定者一样驳斥了任何企图以内部解决阻挠第435（1978）号决议的做法。该决议仍然是国际上接受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因此，安理会应当认真加以维护。南非必须承认一项坚持占领这块领土或拖延执行解决计划的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南非也必须承认，进行合作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既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且也满足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

令人遗憾的是，南非继续支持所谓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就我们来说，我们不能赞成任何企图给这个机构以承认和地位的做法。我们不承认，也决不会承认这个机构。我们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注意到纳米比亚多党会议提出的要求：即允许它和提出要求的其它独立党派参加安理会的讨论。我们一贯并且将继续坚决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争取公正的态度，对所有那些可能在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进行的选举中竞争的人提供参加安理会会议的机会，我们都希望早日看到进行这种选举。然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指出，“只有秘书处的成员或其认为合适的其他人”才能应邀参加会议。这就意味着，象多党会议这样的组织应当提名代表他们发言的人。多党会议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不可能支持他们的要求。

更加令人不安的另一事态发展是，南非继续对邻国，特别是安哥拉进行武装袭击。这些活动必须立即停止。我国代表团深感遗憾的是，安理会一再要求南非从安哥拉全部撤军并尊重这个国家主权的呼吁没有得到注意，同样，我们提出的关于武力行径只会破坏南部非洲和平与稳定前景的警告也没被听取。我们最近向南非政府表明我们对南非持续侵犯安哥拉领土表示关切，并且敦促南非尊重安哥拉的领土完整。同时，我们也表明，我们对目前纳米比亚保安部队在温得和克审判西

南非人民组织成员对侵犯其人权所造成的情况表示不安。在我们二月份就南非问题进行辩论时，南非代表说其政府正在努力制止暴力。我希望，他的政府不仅在南非和纳米比亚，而且也在整个区域把口头上的和平意愿转变为现实。我们彻底谴责暴力，不管来自什么地方。

在聆听这次辩论时，我的印象是它在许多方面与二月份我们关于南非的讨论十分相似。当然，但这两种局势是不同的：不管人们如何谴责南非政府的政策，南非毕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纳米比亚却是国际社会的责任。但我们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产生分歧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2月19日，我们强调了安理会必须仔细考虑一下如何以最佳方式为解决南非存在的困难和复杂问题作出贡献。同样的论据更适用于纳米比亚问题。我们必须避免无效地交换政治意见，因为这只会使反对解决纳米比亚的人感到宽慰。

但是，如果要行之有效，我们就必须行动一致。正如我们1985年11月15日在安理会内所说的那样，由于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负有特殊责任，那么如果一项决议草案内包括一系列非强制性经济措施，以向南非施加压力，使它立即撤出该领土，英国政府本来准备投票支持。然而，我国政府却不能投票支持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性措施。这种措施只会产生反作用，使南非有理由继续顽固下去。令人难过的是，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失去了一次机会，没有能使秘书长依靠安理会表示一致关注的力量，继续履行斡旋使命。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国民大会正式机构《塞查巴报》主编弗朗西斯·梅利先生。安理会已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梅利先生：主席先生，在争取人民权利的岁月里，在纪念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七十五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的领导人和全体成员、南非全体被压迫和斗争中的人民以及各代表团在此向安理会致敬，向英雄和兄弟的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真正的代表——我们的姐妹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表示特别的敬意。

主席先生，贵国具有积极献身于自由、和平与进步等理想的卓越传统，这本身是雄辩的证明。你既代表着这种传统，又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卓著的外交才能，这使我们代表团完全相信，安理会的重要工作在你的干练和悉心指导下一定会取得进展。

德尔佩奇大使杰出和有效地领导了安理会三月份的工作，我们要向他表示感谢、敬慕和赞赏。

联合国的几乎每一项决议都提请人们注意，由于种族隔离的政策和行径、以及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南部非洲的危机正在升级，该地区的严重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对于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前线国家和其他非洲独立邻国的人民来说，危机的升级和局势的恶化如果说还没有爆炸的话，也已经烧成洪洪烈火。要是身处外空地来看问题，种族隔离可以继续被说成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但对于南部非洲人民和各地具有良知的男男女女来说，种族隔离意味着范围日益广泛的死亡、破坏和战争难道我们还有其他办法来解释种族隔离的暴力国家恐怖主义的内部统治，猖狂侵略、经济讹诈、破坏、政治颠覆和动摇独立邻国，将纳米比亚变成一个大军营和集中营，以掠夺抢劫该国的自然财富和奴役其人民等行径吗？在被这一不人道的罪恶企业杀死、杀伤的人中，不仅有数以十万计的男女，而且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儿童和婴儿，难道我们还有其他办法来解释这一事实吗？

我们人民在国民大会其及盟友的领导下，进行了无情斗争和群众团结一致的行动，使得种族隔离长期处于瘫痪，使得南非不可管理。与此同时，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也加强了全面斗争。这两方面的斗争迫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撕下了民主的伪装，和所有充满着不可扭转危机的镇压性政权一样，诉诸赤裸裸的军事力量，以求苟延残喘。然而，种族隔离的军事化和对南非纳米比亚以及南部非洲人民的战争升级都没有能够扭转我们斗争的前进。相反，它却无意之中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以一切必要的手段尽快获得自由的决心。问题不在于我们能否摆脱种族隔离，而是在于我们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没有必要地失去的生命和毫无意义摧毁的财产方面还要付出多少代价？

前面大多数发言者都提出了必要的事实，并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我们十分感谢。我们要特别感谢秘书长，因为他报告了如何进行无私和不懈的努力，以寻求所有有关方面的合作来执行安理会第 435(1978) 和第 439(1979) 号决议，使纳米比亚不加拖延地得到非殖民化。我们同样有幸有机会听取了格贝霍大使代表非洲集团所作的紧迫、有远见和实事求是的发言、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祖泽大使的发言以及西南非民组外交事务秘书古里拉布同志的发言。他们都个别或集体地详细解释了问题到底存在于什么地方，以及应该采取的必要行动；和什么行动足以打破争取纳米比亚独立斗争似乎陷入的僵局。

尽管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一再企图混淆问题，但问题是再清楚也不过了：纳米比亚人民象所有其他人民一样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和自决权利。 纳米比亚自由问题必须作为首要问题来对待，而不是作为诸如联系解决等其他问题的附属物。这些问题必须予以拒绝，因为根据定义它们是不相干的、无关的。 还必须重申，古巴国际主义军队应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合法政府的邀请驻在该国一事完全属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范围。 人民固有的权利的对立面正是种族隔离。 继续侵犯独立国家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主权的正是种族隔离。 违反国际准则并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安哥拉南部部分领土的正是种族隔离。 它正是需要对付的罪魁祸首。

种族隔离现在已有39个年头了。 在这个时期，种族隔离违反国际法和基本人的价值并无视国际舆论，这证明，种族隔离确实是罪恶的非人道、顽固不化和对抗性的不妥协的作法的同义词，所有这一切不通情达理，不听从温和的劝告。 当种族隔离杀气腾腾的罪恶职业迅猛发展，扩散并加强其致命的影响时，消除这一违反人类罪的必要性显然变得越来越紧迫。

这方面主要的障碍来自于未说出口的，非人道的，然而又是十分真实的假设，即纳米比亚和南非必须保持为西方民主国家的经济沃土，尽管这意味着延长压迫和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 这种邪恶的假设正是“建设性接触”政策以及撒切尔首相和科尔总理的政府对纳米比亚和南非推行的政策的基础。

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些西方政府对纳米比亚和南非的政策是极其短视的，这些政策基于这样一种幻想，即种族隔离将永远会继续下去。 这些政策简直是欺诈行为，因为它们必定激起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愤怒。 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记忆犹新，这些国家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我们将记住那些只是把我们当作其经济贪婪的引擎的燃料对待的人。 这是十分自然的。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说，我们倒希望整个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真心诚意地采取行动以谋求种族隔离问题的公正和持久

的解决，以及停止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在这一方面，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是唯一的道路。

我们将再次被告知，制裁将伤害的正是我们试图要帮助的人民。 然而，事实上，最伤害我们的莫过于种族隔离及其长期化。 最伤害我们的莫过于不执行第 435(1978)号和 439(1978)号决议。 此外，任何真正的自由甚至美国的自由都是在作出牺牲的情况下赢得的。

我们还将被告知，制裁将使南非经济遭到破坏。 然而，事实是，经济是种族隔离的生命线，因此，对种族隔离采取行动必然意味着对其经济采取行动。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它宣布提倡制裁为相当于叛国罪的罪行。

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继续要求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尽管他们充分意识到，这将带来一些，也许是额外的苦难。 我们还知道，制裁将进一步削弱种族隔离的力量，对我们来说，额外的苦难只不过是早日结束对我们的压迫和剥削的必要代价。 那些诚心想要帮助我们的国家应该听取我们的呼声，并相应地采取行动。

秘书长为谋求纳米比亚非殖化而继续投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我们愿向他表示感谢。 我们还愿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及其精力充沛的主席、祖泽先生阁下，为他们正在继续努力进一步调动对纳米比亚人民解放斗争的国际支持。

我们还要对那些单独地、或集体地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了一揽子制裁措施的国家表示感谢。 我们强烈希望并呼吁，为了提高效力，这些国家将在安全理事会上明确支持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我们还要满怀深情地重申，我们在原则上坚定不移地声援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及其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斗争。

斗争在继续。 胜利在望。

主席：我感谢梅利先生对我和我的国家的客气话。

沃尔特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愿祝贺保加利亚常驻代表茨韦特科夫大使担任四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相信，在他公允和有力的领导下，安理会将公道地，迅速地处理事务。

我还愿向三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大使致以敬意。在他精干的领导下，安理会完成了其工作。

美国对这场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表示欢迎。安理会自上次就这个问题开会至今差不多有一年半了。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也近10年了，我们大家对这项决议都寄予很多希望。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取得了进展，看上去似乎第435(1978)号决议的实施已遥遥在望，现在所需要的是双方实现这一目标的意志。

我们在这个会议厅正在辩论的问题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南非没有权利呆在纳米比亚，没有权利控制一块其人民渴望独立的领土的内外政策，没有权利把这块领土当作侵犯邻国边境的跳板。我国政府一再明确地阐明了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美国仍在从事于依照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努力。南非曾宣布1986年8月1日为开始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的日期—只要在这之前能够就古巴撤军达成协议—，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提供了至关紧要的机会。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安哥拉迄今未对这一机会作出反应。就我而言，我们一贯强调，我们愿意就如何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实现解决的问题恢复同罗安达的实质性讨论。我们注意到最近有迹象表明，安哥拉人自己认识到回到谈判桌旁来是明智的。因为这是他们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真正的希望。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中断了15个月之后，安哥拉政府表示了准备就如何实现解决恢复会谈的意愿。

为了实现全面解决，安哥拉和南非的安全考虑都必须作为实际问题加以对待。这些担心是存在的。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所追求的目标，就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安哥拉人自己在载于1984年11月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的“纲领性”建议中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即纳米比亚独立只有在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美国仍然认为，除非安哥拉和南非能就与南非撤出纳米比亚相关系的古巴军队分期撤出安哥拉的时间表上达成协议，期望南非开始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只是一种妄想。正象美国过去经常指出的那样，从安哥拉和南非的安全方面来考虑纳米比亚的作用，并非外部强加的人为概念。纳米比亚的安全不可避免地和安哥拉与南非交织在一起。这些国家的共同安全。牵涉到该地区成千上万的外国部队的存在。

这一事实必然把安哥拉的事件与纳米比亚局势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卡斯特罗先生在去年9月哈拉雷不结盟首脑会议上，试图把事件牵联到更广泛的范围，美国对此深感遗憾。他捏造了一种新的联系解决办法方式，这种方式不可能受到安哥拉或纳米比亚人的欢迎，他说古巴部队将会留在安哥拉，直至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绝迹。

我们也想让种族隔离制度现在就结束，并将在那一时刻到来的时候率先与国际社会一道高唱凯歌。但卡斯特罗先生的这些发言，却助长了南非的论调，即安哥拉的古巴部队威胁着南非的安全，因而在实际上更有必要撤离这些部队，以便劝说比勒陀利亚给予纳米比亚人所寻求的有保障的独立。另外，人们不禁要问，哈瓦那政府是否正在寻找新的理由来进行一次在非洲和国内都不得人心的海外军事冒险。

总之，无休止地辩论关于把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的事件联系起来是“不可接受的”是毫无结果的，应当这样认识这一问题。

很多大会和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以及与此有关的不结盟运动的宣言，在实现和平地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中是无助于事的。这些文件谴责了联系解决办法，而不顾刚才提到的安哥拉的建议。他们把西南非民组宣称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这种说法竟受到很多其他纳米比亚人的非议，是公然违背民主原则的。在决议中找出某些具体国家加以恶毒批评的做法，是违背联合国的惯例和所有各方对通过谈判解决困扰非洲南部地区问题所表达的愿望的，他们不顾这一事实，点名批评了美国。

我愿举一我国政府认为极为不能接受和恶毒的做法为例：威胁那些认为最好脱离群伙并拒绝随从进行无理点名做法的国家。这些国家因为遵循自己的原则观点而后来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压力，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我国政府向所有处于这种境遇的国家保证给予充分的支持。

本着同样精神，我们反对任何把武装斗争合法化的企图无论是根据联合国决议或根据任何对所谓的武装斗争的呼吁或支持，并视之为是在一敏感地区呼吁使用武力的冒险做法。

我还愿表示注意到纳米比亚多党会议向安理会主席的请求，即要求根据本组织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允许它们参加我们的讨论。一个可能会提供情况的人向安理会提出的这一请求，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是应当给予同情的考虑的。安理会应当、并应让人们看到能够主持公正，以使所有有关各方能够对它有所依靠。这对第435(1978)号决议是很重要的。美国认为，重要的是安理会直接了解来自纳米比亚的所有观点。然而，向安理会主席和几位其他成员提出的请求是有缺陷的，因为是由多党会议秘书处以自己的名义送来的，多党会议是一个包括所谓民族统一过渡政府的实体。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对安理会听取有资格的人的意见不抱何偏见，但美国认为安理会没有义务积极考虑多党会议发言的请求。如果不是多党会议请求中的程序性的缺点，美国就会倾向建议给予有利的考虑了。

美国无论就种族隔离或纳米比亚来说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出于我们多次详细描述的同样的理由，最近一次是在1987年2月20日安全理事会辩论强制性有限制裁的时候，我们仍然坚决反对。美国认为，每个会员国应当能够自由地制定或改变它认为最适当的政策，包括制裁，因为我们都追求使纳米比亚尽早和尽可能和平地获得独立的共同目标。在这方面，美国已经实施了国会去年批准的不仅针对南非、而且针对纳米比亚的全部制裁。然而，我们仍然坚信，本机构实施的强制性制裁将严重限制诸如美国这样谋求使南非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的国家的主动性。强制性制裁将使这一目标的实现更加复杂和受到阻挠。美国不接受安理会中其他国家享有权力为我们规定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为纳米比亚早日获得独立作出贡献的方法。

任何国家都没有象我国那样努力地为纳米比亚独立工作。我们将继续尽力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会接受在这一努力中束缚我们的手脚。

实际上，国际社会中有些势力在确保永久维持纳米比亚问题和继续维持在安哥拉的悲剧冲突中拥有既得利益。也有象美国这样谋求根据整个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和首先是纳米比亚人民本身能够接受的条件，迅速与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国家。

因此，我最后要代表我国感谢和赞扬秘书长为纳米比亚独立所做的不懈努力。我们完全支持这些努力。我们也敦促所有其他有关的国家支持这些努力。秘书长斡旋是寻求使纳米比亚迅速与和平地获得独立工作中的关键因素。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衷心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4月份主席。我国代表团深信，由于你的政治才干和广泛经验，你将成功地指导安理会的审议。我们还相信，支持全世界解放运动的贵国将在支持在自己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努力中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我愿在此赞赏你的前任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大使阁下，他熟练地主持了上月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纳米比亚的兄弟们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社会所谴责的压力和状况的受害者。由于一切迹象表明，该领土和整个南部非洲的局势继续恶化；鉴于国际社会的积极态度，人们有权发问，安理会怎样才能避免进一步流血和促使纳米比亚独立。

9年前，安理会各成员就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并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该决议载有在联合国主持和监督下举行自由公正选举使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的一切安排。

我至今不知道某些人怎么居然能够阻止实现这一国际一致的意愿。我们感谢并赞赏秘书长在其1987年3月31日报告(S/18767)中的诚恳而坦率的发言；特别是其结束语十分明确，并导致了此时审议这一问题。

我国代表团强烈谴责将纳米比亚独立同古巴国际主义部队从安哥拉撤出联系起来的先决条件；由于这一问题同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毫不相干，我们就更要谴责这种做法。国际社会完全拒绝这一先决条件。纳米比亚独立是安全理事会应承担的政治和道义责任，安理会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无先决条件地确保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十分清楚地表明，跨国公司掠夺纳米比亚资源大大加强了比勒陀利亚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所持的种族主义立场。跨国公司的这种做法使比勒陀利亚有可能拖延时间，直至将该领土的自然资源搜刮殆尽，只剩下一幅散髅。

由于跨国公司在那里的业务，联合国内许多会员国，特别是根据《宪章》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职责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对该领土资源的掠夺和野蛮剥削中捞到了很大的油水。

比勒陀利亚代表在安理会内以傲慢的口吻发言，反应了它由于得到某几个西方

国家支持而蔑视国际社会的政策。他使我们想起同样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虽然该实体的代表一再否认同比勒陀利亚之间有任何勾结，本月初美国国务院给美国国会的报告表明这种否认不是事实。该报告指出，两国间的武器销售额每年在四亿至八亿之间。

安全理事会只有一个办法使纳米比亚和平地获得独立，这就是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迫使其给予纳米比亚独立。

最后，纳米比亚将会知道到底谁是它真正的朋友，谁是它真正的敌人；它会知道是谁破坏其自由与发展，是谁想通过企图把帝国主义的作法强加于人的一小撮代理人，来把纳米比亚变为殖民地并干涉其内政。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贝洛诺戈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同志，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4月份安理会主席这一崇高的职务。苏联代表团相信，你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会使你有效地履行你的主席职责。我还要向你的前任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大使表示敬意，他成功地主持了3月份安理会的会务。

在联合国宣布为国际和平年的1986年，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了两次重大的国际会议，一次是争取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另一次是在巴黎召开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会议。第十四届特别联大、第四十一届联大、第八届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和非洲统一组织会议都仔细地审议了纳米比亚独立问题。

所有这些论坛都坚持要求安理会立即运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权力，采取果断行动，确保安理会及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决议和决定得到执行。它们要求安理会考虑到种族主义政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严重威胁，根据《宪章》第七章，对该政权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

不幸的是，尽管国际社会做出了这些努力，长期遭受痛苦的纳米比亚人民并未在1986年获得和平与独立。他们依然处于种族主义南非的殖民统治之下。现在，安理会再次审议纳米比亚局势问题。

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一致认为，对纳米比亚问题做出决定已是刻不容缓了。时至今日，安理会必须最后运用赋予它的职责，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南非执行联合国所有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包括安理会的决定。时机早已成熟，应当消除人类良知上的这个可耻污点：南非种族主义者长期顽固拒绝给予纳米比亚人民其真正自决与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纳米比亚立即从种族主义暴政下解放出来这一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和安理会面临的最急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但至今为止，由于安理会的一些常任理事国——美国和联合王国——所采取的立场，安理会一直未能根据《宪章》第七章，针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通过和采取真正有约束力的措施，确保其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定得到执行。由于这种设置障碍的作法，安理会无法做出必要的决定，因而帮助了南非种族主义者维护其在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本身的力量并不强大。在南非，种族主义者正坐在火山口上。他们之所以能够公开向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挑战，完全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拥有美国和联合王国在政治和物质上提供的具体支持。今天，根据一切迹象判断，比勒陀利亚依然指望其盟国的支持。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支持和保护，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才派出十万大军，试图镇压纳米比亚人民对占领者的反抗。在这一好心的保护下，南非政权避开了联合国的武器禁运，正从一些决心维护纳米比亚殖民统治制度的西方国家得到现代武器，

并继续利用这些国家的几家银行提供的贷款。 最后，在这种支持和保护之下，比勒陀利亚继续在其占领的纳米比亚支撑着所谓的领土军和临时傀儡政府。

某些西方国家对南非的外交政策不仅使纳米比亚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并且导致了整个南部非洲地区的局势更加不稳定，和南非政权将其侵略升级。 该政权正从纳米比亚领土对安哥拉进行直接的侵略与颠覆活动，正对莫桑比克和其它独立的非洲国家发动侵略。 事实上，这些国家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及其雇佣军所发动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的受害者。 所有这些都严重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美国及其某些盟国尽管在口头上谴责比勒陀利亚的个别作法，实际上却阻碍执行国际社会对南非政权采取果断措施，将种族主义者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这些国家实际上鼓励南非政权扩大其在本国的暴力行径，维护其在纳米比亚的殖民制度，并将南非推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升级。

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在安理会所作的发言令人极其失望。 这些发言表明，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所持的立场并未真正改变，至今一直在妨碍安理会履行其对纳米比亚的职责。 口头谴责南非政权是不够的。 倘若不辅之以具体行动，语言是没有很大意义的；倘若行动直接违背语言，则所谈的话就没有任何意义。 长期以来，强制性制裁的问题一直是联合国成员国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真实态度的试金石。

美国代表人为地试图在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讨论中塞进安哥拉与古巴关系的问题。 显然，他的目的是要人们不去注意美国本身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所持的令人厌烦的立场。 将纳米比亚问题与安哥拉采取的防卫措施联系起来的臭名昭著的作法已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联合国——包括安理会在内——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反对。 许多已在安理会发言的代表强调指出，只能将这种联系解决办法看做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及其西方保护人玩弄的居心不良的诡计。 这种办法表明了他们实际上是要阻碍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以不同的新殖民主义方法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和南部非洲的其它问题。 我相信，如果不是想出这种人为的联系解决办法的话，他们还会想出另一借口来反对向南非实施强制性制裁。

规定了苏联外交政策根本方针的苏联共产党第27届大会特别强调改善国际形势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其中包括在国际舞台上无条件地尊重一个国家人民在享有主权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发展形势，公正地政治解决国际危机和区域冲突，以及彻底铲除种族灭绝、种族隔离和所有形式的种族、民族或宗教不平等。

正如苏联在无数次场合上的发言中强调的那样，我国认为，支持所有各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斗争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对斗争中的人民的声援是建立一个全面安全可靠的制度所作出的努力的组成部分。只有在无条件地尊重每一个国家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权利的基础上才能减缓冲突局势和稳定我们星球上的各个麻烦地区的局势——其中包括南部非洲。

苏联赞成通过迅速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这方面其它安理会和大会的重要决定来立即实现纳米比亚问题的政治解决。我们准备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此外，苏联认为有必要在维护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包括沃尔维斯湾和近海岛屿的基础上使纳米比亚人民迅速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尽管南非种族主义者进行残酷的镇压和要弄新殖民主义阴谋，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正在进行的无私的解放斗争继续在发展。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外交事务秘书古里拉卜先生和非洲及许多其它国家的代表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令人信服地引证了纳米比亚和其他非洲人民为争取纳米比亚真正自由与独立的决心。我们深信不疑，不管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使用什么诡计，这一目标定能实现。

我们要再次指出，苏联人民的同情完全在纳米比亚人民一边，他们正在自己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为争取自由与独立而进行英勇的解放斗争。苏联将继续根据联合国有关决定，向纳米比亚人民正以现有的各种手段进行的正义斗争提供充分的支持。

苏联积极支持非洲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它们一致赞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目前这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途径。因此，苏联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

主席：我感谢苏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切塞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4月份主席。 你的专业技巧、你的公正态度和负责精神是这一极其重要的机构工作成功的保障。 我很高兴地指出，我满意地看到这次安全理事会由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代表来主持，贵国与我国保持着社会主义合作的兄弟般的联系。

我也愿借此机会向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大使的工作表示赞赏，他在3月份承担了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 同时，我要感谢安理会成员允许我国代表团就目前讨论的问题发言。

安全理事会今天讨论的纳米比亚问题是在我们星球上反对侵略和暴力政策、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中，联合国需要完成的中心和紧迫任务之一。 我们处理西南非洲的局势已经几乎有40年了。 在整个这一时期，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为结束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和确保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利益，以及他们的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纳米比亚仍然是殖民压迫的受害者。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先生最近在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指出，纳米比亚内部和周围的形势极为严峻。 这是因为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少数加强了对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镇压行动。 种族主义分子在纳米比亚驻扎了十多万人的殖民军，他们每天都在屠杀纳米比亚人民，危害他们的生命和占领他们的国家。 种族主义政权越来越依赖外国雇佣军。 它自己的士兵越来越不可靠和士气低落。 种族主义者也在黑人中征兵到他们的军队里服役。

这一估计有充分的事实的支持。 这表明纳米比亚人民在最残酷的殖民主义政策之下遭受着多大的痛苦。 然而，纳米比亚同时却成了渴望自由的民族的英勇精

神的象征。参加反对占领当局的示威的人民愈来愈广泛。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战斗行动更加积极。尽管该政权加紧镇压和侵略，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住纳米比亚人民。

纳米比亚人民利用各种现有手段，包括武装冲突，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是正义与合法的，值得对确保纳米比亚迅速获得独立负有直接责任的联合国的支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针对主权邻国的仇恨政策和不人道行为是该区域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主要根源，严重地威胁了超越该区域边界范围的国际和平与安全。

特别危险的是，南非政权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作为侵略独立的非洲邻国的跳板。比勒陀利亚为什么能够肆无忌惮地蔑视联合国的权威？为什么胆敢无视人类绝大多数的意见？

答案非常简单：它能够继续这样做是由于跨国公司对纳米比亚财富的贪婪，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战略利益和全球野心，它们同南非统治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它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某些联合国成员国蓄意绕过安理会对南非实施的武器禁运。这就是纳米比亚人民的悲剧继续的原因。这也是安理会无法有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非殖民化的努力和国际社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有效制裁的原因。那些国家如从20年来反对实行制裁吸取教训总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立场，它们对古巴和尼加拉瓜能在几小时内就毫不犹豫地宣布进行制裁，而对比勒陀利亚虚伪地寻找借口，阻挠制裁，或者至少使制裁减少到最低限度。

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对于已通过的关于纳米比亚的决定的执行及纳米比亚问题尽早获得公正解决负有直接的责任。我们坚决支持国际社会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政权进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正义要求。

我们代表团原则上谴责“联系解决”的政策和同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政策，这种政策实际上只能鼓励种族主义分子继续对南非和纳米比亚的非洲人民实行暴力与恐怖，加紧对前线国家的侵略，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坚持顽固立场，一句话，破坏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和决定。

我们支持最终彻底消一切形式和表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立即、无条件地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支持他们在统一的、领土完整的纳米比亚，包括沃尔维斯湾和沿海岛屿，实行独立，支持立即从纳米比亚领土完全撤出所有的军队和南非的行政机构。 我们充分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将继续积极参加联合国争取纳米比亚独立的一切有效措施。

主席：我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对我讲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克西莫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担任4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十分满意地看到，在安理会讨论纳米比亚局势这样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的职位。 在各国人民争取自决，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中，贵国始终不渝地坚持原则的坚定立场。 我们相信，在你的领导下，有你的外交经验和技巧，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定能圆满成功。

在地球迅速、彻底地消灭殖民主义残余的斗争中，被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占领的纳米比亚立即获得独立的问题无疑已经成为最紧迫的问题之一，需要立即得到解决。 联合国对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外国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枷锁之下的纳米比亚的前途及其当地居民享有基本公正权利负有直接的责任，它要求国际社会至少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保证纳米比亚人民享有自决、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世界上所有热爱和平的力量日益强烈地希望改善整个国际局势的愿望也要求我们坚持不懈地、有目的地积极寻求公正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政治办法。

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正确途径早就充分、明确地构画了出来，并得到许多有关这个问题的联合国决定的肯定和全世界普遍的承认。这些决定，首先是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和435(1978)号决议，为问题的公正解决和保证纳米比亚实现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不幸的是，上述决定依然得不到执行，因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公然地蔑视国际社会明确表达的意愿。

众所周知，南非殖民主义者不仅顽固地坚持维护他们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而且用种种手段继续奴役纳米比亚人民。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正加紧对当地非洲人施行大规模的恐怖与暴力，并以招募外国雇佣军和对纳米比亚人强行征兵的手段，变本加厉地加强它在纳米比亚的占领政权的军事力量。

他们玩弄骗人的花招，建立了所谓的被占领土自治的制度。南非政权把纳米比亚领土当作桥头堡，不断对独立的非洲邻国采取武装侵略和颠覆的行动，这种局现在已变得极为危险。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的不得人心的政策和日益扩大的侵略行径是造成南部非洲危险的紧张局势的主要原因，它对非洲大陆内外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长期以来大家都非洲清楚，如果不是某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向南非提供了直接和间接的经济、军事、政治及其它形式的援助，南非种族主义者是不可能以这种藐视态度行事的。此外，为了对这种恶毒的联盟进行辩护，这个联盟的各方继续以各种手段歪曲纳米比亚问题的性质、并且把这个问题的公正解决同毫不相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美国代表今天又毫无根据地做出这种尝试，但没能得逞。与此同时，对非洲国家的公开压力不断增加，企图使南部非洲的局势恶化，使纳米比亚问题不让联合国来处理，在新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种族主义和国际反动派的联合力量玩弄的这些诡计和借口对纳米比亚和非洲独立国家的命运是极为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继续不断地对南非及其保护者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它们充分地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定，并且考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意愿。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贯坚决赞成纳米比亚人民在一个领土完整的统一的纳米比亚——包括在沃尔维斯湾和近海岛屿——无条件地行使其自决和民族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要求南非立即从这块领土撤出全部军队和管理当局，并且支持得到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作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的西南非人民组织。

安全理事会应当行使自己的权力，保证以有效和持久的方式让纳米比亚实现真正的独立。这一时刻早就成熟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赞成国际社会持续不断的呼声，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主席：我感谢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下一位发言的是乌干达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基贝迪先生（乌干达）：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我们相信，由于你的外交才干和丰富经验，你将能够顺利地履行委托给你的繁重的义务。鉴于你本人的坚定态度以及贵国对南部非洲解放斗争所持的众所周知的原则性立场，在你的主持之下讨论这个项目是非常合适的。

我也要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阿根廷的德尔佩奇大使致意，他以鼓舞人心的精神主持了三月份的安理会工作，理当受到赞扬。

主席先生，我还要通过你感谢安理会的成员允许我参加这次辩论。由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顽固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有关决议，公然藐视安理会的禁

令和指示，因此，安理会再次开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南非在这方面的罪责是无可争议的。因此，安理会的任务是在种族主义南非向安全理事会的权威挑战、继续公然违背《宪章》规定的情况下考虑采取《宪章》规定的适当措施。

从1884年的臭名昭著的柏林会议到现在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当时的帝国主义列强纠合在一起瓜分非洲。在那个时期，我们的许多国家在联合国的协助之下得以摆脱殖民主义枷锁，重新获得人格尊严，并且在国际社会取得了合法地位。

在另一方面，对纳米比亚人来说，一个世纪来他们先是在德意志殖民主义的铁蹄之下，而后又在罪恶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下遭受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和压迫。现在就连殖民主义最早的支持者也认为殖民主义违背历史潮流，可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仍然不顾一切地阻挠纳米比亚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

这种事实令人感到不安，因为纳米比亚一直是委托给联合国的一项独特的神圣责任。令人遗憾的是，纳米比亚的历史是委任不断遭到背弃的历史，国际社会中的强大国家不能采取坚定的行动协助纳米比亚人民结束外国统治和恢复合法权利。我们认为，某些国家应当感到羞耻和不安，它们过去阻碍安理会斥责南非的努力，把信任寄托在种族主义政权所谓的诚意之上，到了现在1987年它们竟然还怂恿和镇静地容忍南非继续采取顽固立场、侵略邻国和违反国际法律和道德。人们本来是期待它们站在最前列支持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南非遵守其国际义务，但是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

去年我们纪念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二十周年。经过几年对南非的呼吁之后，大会在第2145(1966)号决议中宣布南非没有履行其在国联委任统治权之下承担的义务，结束这种委任统治，并且宣布这块领土由联合国的直接负责。一年之后，第2248(S-V)号决议设立了纳米比亚理事会，让它在独立之前管理这块领土。委任统治结束二十年之后，我们仍然看不到纳米比亚独立。纳米比亚理事会本是这块领土的合法管理当局，但现在却成了一个流亡在外的管理机构，因为南非继续加强非法占领，并且无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必须回顾，国际法院十六年前就确证了这一立场。国际法院在应安理会请求作出的咨询意见中认为：

“(1)，南非继续在纳米比亚存在是非法的，南非有义务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其行政当局，以此结束对该领土的占领；

“(2)，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承认南非在纳米比亚存在的非法性以及它代表纳米比亚采取的行动或它采取的有关纳米比亚的行动的无效性，有义务不采取任何意味着承认、支持或协助这种存在和这一行政当局合法性的行动，尤其是不要和南非政府进行有上述含意的任何交易；

“(3)，非联合国会员国有责任在上述第二分段范围内协助联合国采取的有关纳米比亚的行动。”(1971年6月21日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第133段)

安理会在1971年10月20日的第301(1971)号决议中赞同了国际法院的裁决，宣布南非进一步拒绝撤出纳米比亚将会造成危及该区域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条件。首先，该决议特别要求所有国家：第一，在南非政府声称代表纳米比亚、或采取有关纳米比亚的行动的情况下，不要与南非发生条约关系；第二，不要援引或适用南非代表纳米比亚达成的、或有关纳米比亚的牵涉到政府间合作的条约或条约条款；第三，审查它们与南非的双边条约，确保其不违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第四，不要与南非建立代表纳米比亚、或有关纳米比亚的可能加强南非对该领土控制的经济或其他形式的关系或交易。

鉴于国际法院在有关种族主义南非占领纳米比亚的非法性和会员国在这一方面的义务等问题上的裁决意义模糊不清，国际社会完全有理由指望安理会对种族主义南非采取果断的行动。鉴于种族主义南非顽固蛮横，拒不对联合国的呼吁作出积极反应，我们非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对于南非的用意不存任何幻想，对于在这种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恰当措施毫不怀疑。我们从一开始都认为，实行强制性制裁是向种族主义南非施加有意义的压力的唯一和平方法。不幸，我们包含

这一内容的呼吁一直受到与种族主义友好的安理会某些常任理事国的抵制。他们总是敦促我们耐下心来，因为据他们说，还有其他使种族主义南非遵守其义务的办法。

确实，在西方接触小组——即美国、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加拿大的倡议下，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和联合国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计划时，国际社会曾经满怀希望。尽管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对这些提议的某些方面存在着疑虑，但它还是真诚地接受了该项计划和五国接触小组承担的义务。西方五国接触小组承担义务向南非施加压力，迫使它遵守联合国计划。

当时，美国、联合王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外交部长亲临安理会，严重警告南非：如不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条款，那么南非承担何等严重的后果。

这些严重警告是1978年由接触小组在最高一级上发出的，当时安理会经过辩论之后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和联合国计划。我们完全有理由期望，考虑到国际法院宣布的有关会员国义务的合法性，考虑到它们对南非的经济影响以及它们承担义务在道义上的绝对必要性，接触小组成员将说服南非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或者实现它们孤立南非、进行适当制裁的威胁。唉，不幸事实并非如此。

自从联合国计划通过以来，几乎十年过去了。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找出一个又一个借口，阻挠开始执行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我们对1981年日内瓦的辩论依然记忆犹新：当时，比勒陀利亚政权用不堪一击的借口破坏了所谓的执行前会谈；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义愤填膺，要求实现全面制裁，严责南非。不幸，1981年4月，安理会三个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西方接触小组成员——否决了本来会实现几乎是普遍要求的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决议草案。它们敦促西南非民组和前线国家耐下心来，给它们更多的时间来和南非再进行几轮谈判。

从那时以来，我们作出了种种谈判的姿态。现在，大家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种族主义南非没有一丝一毫诚意。与联合国合作贯彻联合国计划的文字和精神。

克服了一个障碍，种族主义南非随即又制造另一个障碍来阻挠进展。秘书长在安理会面前的这份报告中声明，安理会为联合国计划规定的一切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然而，南非依然拒绝着手执行联合国计划，而且现在又提出了安哥拉的古巴部队这一荒谬借口。

他们现在在谈论什么要把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独立联系起来。我们认为，什么联系、对等以及其他为了加以伪装而使用的漂亮说法，都是蓄意阻挠纳米比亚真正获得独立的阴谋。美国曾经被当作是这些谈判的诚实的中间人，它居然促使种族主义政权提出这一论点，来实现美国自己的战略目标，这实在令我们感到遗憾。用一个人民的自由来换取只对单方面有利的战略目标，这是不能接受的。古巴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这些部队的存在纯属古巴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两国之间的双边问题。早在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之前古巴部队就在安哥拉存在。顺便说一句，第435(1978)号决议根本没有提到古巴的军队。因此，以此为借口来阻挠联合国计划的实现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呼吁美国促使南非放弃联系解决办法。

种族主义政权把谈判进程用来转移人们对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现状的视线，它加强了在纳米比亚的压迫机器，加剧了破坏前线国家稳定的行动。南非知道，只要进行公平选举，西南非民组必定获胜。因此，它决心阻挠西南非民组获得胜利。所以，它正在利用拖延伎俩，设法摆脱联合国决定对它的束缚，蓄意执行已遭到国际社会反对的内部解决。扶植起另一帮傀儡成立所谓的临时政府，便是这一阴谋的一部分。南非特有的顽固态度表明，它根本不愿给予纳米比亚真正的独立。

为何南非仍然坚持对抗和不妥协态度？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是，那些与南非串通一气的国家在安理会保护它免遭指责。当南非看到个别国家或跨国公司伙同它一起从事违反纳米比亚理事会第一号法令或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的罪恶活动时，它的气焰更加嚣张了。种族主义政权将这些行动视为批准的象征。

这些行动违反了国际法院的裁决，裁决声明：

“鉴于上述第115段所述的原因，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承认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继续存在是非法和无效的。他们还有义务对南非占领纳米比亚提供任何支持或任何形式的援助……。”（1971年6月21日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英文本第119段）。

乌干达认为，出于权利和必要性，联合国必须处于有关纳米比亚谈判的中心地位。令人遗憾的是，有人企图在谋求解决方法中绕过联合国，以便使纳米比亚独立受制于不相干和不能接受的要求。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该负起责任，结束种族主义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正如我们以前声明的那样，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不是一般的非法问题。这是一个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属于《宪章》第39条权限的侵略行为的问题。乌干达坚持认为，这种破坏行为所造成的必然后果是，依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为了企图阻止实行制裁，辩护士们提出了若干损人利己的论点。据称，制裁不应该实行，因为它将伤害被压迫人民。这种以恩人自居的论点坚持不变，既便被压迫人民自己表示，他们希望实行制裁。有人还争辩道，制裁没有效力，所以不应该实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点是由那些以前在其他情况下单方面实行过制裁的国家提出来的，当时没有今天象对待南部非洲问题上那样存在着国际一致性。某些国家还暗示，制裁将使南部非洲的局势更加恶化，种族主义南非代表也跟着这么说。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应该考虑到派往南非的英联邦知名人士调查团的调查结果和结论，除其他事项以外，这些结果和结论指出：

“我们认为，摆在政府首脑面前的问题是清楚的。这不是一个这种制裁措施是否会促使实行改革的问题；这已经是这样一个问题，即由于没有实行制裁，以及比勒陀利亚相信他们不必害怕，因而推迟了改革。难道英联邦将袖手旁观并允许暴力循环螺旋上升吗？或者，英联邦是否将采取一种行之有效的协调一致的行动。这种行动也许会提供最后的机会避免可能发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流血事件。”

至关重要的是，南非的强大的朋友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并同国际社会一道果断地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便确保纳米比亚独立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以进一步迫使南非遵守联合国计划的运动。迄今为止，我们进行了规劝、恳求和威胁，但这都没有履行我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誓言。摆在安理会面前唯一的和平途径是依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行动。

由于经济因素或出于江湖义气而同情种族主义南非的国家也许觉得，非洲国家在要求对种族主义南非采取行动中显得不现实，不耐烦，每年把纳米比亚问题提到安理会面前是浪费时间。我要对他们说，非洲国家，乃至全世界通情达理的人民对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局势的关注是深切的，发自内心的。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在对一个非法、不道德和非人道的局势作出反应。我们正在全力反对一种令人发指的、可怕的事态，因为它不仅剥夺了纳米比亚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而且还剥夺了他们的人格。

那些抚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国家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简单的，这就是，如果他们除掉了目前纳米比亚政治和经济局势中的非法性，不道德性和非人道性，他们就再也听不到我们的抗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肯定将会在安理会继续听到对纳米比亚问题更多的辩论。同样，他们将继续听到由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的纳米比亚人民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的斗争必胜，因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主席：我感谢乌干达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阿杜基先生（刚果）：主席先生，在代表刚果代表团发言的时候，我十分愉快地看到你担任四月份安理会主席。当安理会应非洲集团的要求再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时，我们为能够受益于你丰富的经验和外交技巧而感到高兴。由于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荒唐的反对，纳米比亚领土如此不公允地被排斥在非洲彻底非殖民化的广泛的历史性进程之外。

刚果了解政治和外交视野的扩大与和平的绝对必要性而带来的世界新的问题，我们同保加利亚有着相互信任的关系。我们派往联合国的二个代表团在促进关于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中总是相互进行合作。因此，我相信，安全理事会的未来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向你的前任、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大使阁下表示感谢，他在担任三月份安理会主席期间，表现出极为谦恭有礼的风度和才干。德尔佩奇大使引导我们的讨论取得积极成果，我们对他表示诚挚的谢意。

同样，我要对我的同事，安理会议席上的邻座、法国常驻代表布朗大使阁下表示热烈欢迎。

我们两国由于历史上的一次事件而被联结在一起，两国现在享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已经发展到自由和独立的人民争取民主范畴。因此，我愿向法国代表再次表示参加安理会的刚果代表团的友谊与合作。

纳米比亚问题以其广泛影响而成为联合国政治辩论中的主要问题，它将继续引起国际社会对该领土未来的最大关注。

尽管亚洲和非洲发生的动荡影响到宗主国同其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从而引起了各国人民取得自决权的深刻变化，但是，人们却普遍认为纳米比亚仍未获得自由。联合国同意承担对该领土的直接责任之后二十年，纳米比亚仍未取得自由。

尽管安理会八年前在第435(1978)号决议中庄严地列入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但该领土却并未得到更多的自由。

甚至纳米比亚问题和国际生活的所有主要角色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卷入也仍然未能战胜黑暗的阻力，这种阻力绝不能合法化，因为它继续反对该领土上民主变革。

这种令人叹息的事态，促使秘书长——我国代表团赞赏其对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所作的重要努力——在他1987年3月31日的报告(S/18767)中，放弃了他以往的谨慎和稳重，拒绝了南非提出的联系解决的前提，再也不能容忍这一前提被用作进一步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借口。

那么，怎么才能使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得到公正对待，使他们有可能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呢？

如果不实行强制性制裁，那么什么措施才能迫使种族主义南非放弃其拒不遵守大会和安理会决定的立场？国际法院则认为，这些决定无疑是具有约束力的。

最后，如果不是通过最后在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社会今天所寻求的独立与本组织的有关决定基于宪章所具有的合法性之间重新建立和谐关系，我们又怎么能同时恢复和加强联合国被大大削弱了的信誉呢？

对纳米比亚问题这样的关注，乃是充分考虑到了有绝对的必要使该领土实现独立与国际主权，特别是因为对国际社会来说，这种必要性已不再成为争议的问题，因此不需要再加以解释。

非洲国家集团向安理会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别无其他目的，只不过想要根据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采取一项正义行动。

纳米比亚自上一世纪沦为殖民地以来，一直遭受着各种形式的骇人听闻的压迫：从种族灭绝、奴役和掠夺资源到由种族隔离和完全剥夺权利而引致的对人的极其巧妙的蔑视，简直是应有尽有。

好象是为了为纳米比亚人民更加倒霉并帮助南非实行其罪恶计划，对纳米比亚资源的有计划的剥削正加速进行，并且正以异常的疯狂程度加以推广，侵犯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第一号法命所规定的国际法。

这种“放肆行径”具有西方开化雄心的一切标志，从中可以醒目地看到安理会某些成员国的跨国公司所起的主要作用。它们被其牟取利润的贪婪野心所驱使，目光短浅，毫不考虑该领土的未来这一决定性的问题。这些公司和怂恿它们的政府，将会出乎它们意料所及地很快付出代价。

因此，甚至现在纳米比亚人民还处在对其不可剥夺权利进行谈判”的阶段，为了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强大的保护者有一天也许会施舍给他们的自由而讨还价钱，这实在令人发指。

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集中的意志，表现了政治责任感，惹恼很多由于顽固立场或政治幼稚症而要批评它的人。因此，它不顾放弃武装斗争选择谈判而带来的危险，抱着诚意并参加谈判，从而第435(1978)号决议得以通过。

鉴于有强大的盟国积极支持的南非明显地没有诚意，国际社会今天发现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即使有关各方自由达成的协议是否生效，也要受制于与谈判或其日期绝无关系的非缔约条件。

这些条件，使我们不得不为非洲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担心。我们必须排除任何与非洲无关的“战略”考虑、以及任何违背现实和该区域各国人民真正愿望的计划。

这样，6年来，国际社会被迫接受一种奇怪的解决纳米比亚的办法，一种以联系解决的设想和做法为特点的办法；按照这种办法，与问题毫不相干的考虑变成了解决问题的绝对先决条件。这样，安哥拉的国内局势被人为地同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自治过程联系起来。

这种联系会导致明朗的局势发生混乱，有利于反对纳米比亚和反对非洲的各种阴谋。南非的真正盟友注意到这点，这些盟友百般挑剔，企图躲避和隐藏比勒陀利亚政权单独进行的各类侵略行径；该政权以恐怖和毁灭相威胁，以便加强和传播其过时的价值标准。

鉴于南非政权的固有本质，其难以预料的行为自然令人担忧，但这还不是局势中最令人伤心的方面，最令人伤心的是西方列强的政策缓慢而无疑地滑向日趋完善的勾结。这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南非更为有利，因为该国是安理会第418(1977)号决议规定武器禁运的对象。美国国会在此方面的透露是对有关国家的有力控诉；这些国家对任何制裁南非的概念持虚伪的沉默态度，人们也就不再引以为奇了。

众所周知，接触小组中许多成员国所做的努力显然不是对种族隔离政权施加积极压力，恰恰相反，是在秘密地向它提供援助，提供禁止的军事装备或开发执照批准生产禁止输往南非的器材。

我国代表团看到，非洲在第20届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做出一系列决定，加强解放运动和前线国家为满足同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敌人进行斗争的决心。进行这场斗争和该斗争的影响将是国家首脑特设委员会进行更为系统估价的主题；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正遭受着旨在展现实力和维护加强了的国际团结的反抗力量的打击；现在又重新出现援助解放运动和前线国家的势头，特别是不结盟国家为实现此目的在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德尼·萨苏-恩格索阁下倡议下建立了非洲基金。必须从提供全面推动力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基金的建立，在此之前还成立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

非洲统一组织在国际社会应对南非采取什么措施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十分明确的立场；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非法持久占领纳米比亚和对邻国的侵略行径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非统组织呼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当然，这一立场还考虑到大会和安理会有关决议就这一问题向比勒陀利亚发出的多次警告。最后，非统组织的立场指出了南非蛮横地制造、维持和导致的荒唐局势将会带来的必然后果。

我国代表团认为除了我刚描述的办法之外别无他途，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击南非的傲慢和嚣张，才能使纳米比亚人民不再继续受苦。

我国代表团还认为，安全理事会为特别在其第566(1985)号决议方面保持前后一致，就应该赞同这一立场。

安全理事会应该以确保解决一项显然影响到其信誉的问题来加强和提高国际组织的威望。难道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和常任理事国会忘记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托管权已于1966年结束和该托管权已转交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这一事实吗？只有纳米比亚理事会才对该领土有合法管辖权。然而，联合国仍在继续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而同南非进行谈判。联合国是多么地谦卑啊！但人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够抓住和平的迹象和平息的愿望。

这样，目前讨论的结果应该是达到一致意见执行解决方案，因为南非已表示同意按比例投票选举纳米比亚立宪议会的方法。

至于南非当局倡导的取代联合国解决方案的内部解决办法，则应该遭到应得的蔑视。

事实上，任何以将社会分为三流九等的计划把纳米比亚变为种族主义南非一部分的企图，以及任何军事图谋和吞并沃尔维斯湾、岛屿和属于纳米比亚的其它地区的阴谋都骗不了任何人。在此方面，必须明确地尊重《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和联合国的其它有关决议的条款。

因此，联合国现在应该估价所有的问题。安理会某些成员，其中包括一些最有影响的成员，最近成为联合国信誉最为积极的维护者——当然是在其它领域。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我们大家一起在这次重新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过程中通过加强安理会和秘书长的能力来促进联合国的信誉。在此我要指出，秘书长最近提出的报告再次明确客观地表明了执行联合国解决方案的障碍何在。

若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本组织将获得极大的好处。纳米比亚人民在恢复自由之后，将能够享受他们完全应该享受的和平，不再受到至今为止一直在不幸地遭受着的持续的和被人认可的掠夺。

主席：我谢谢刚果代表对我和我国说的客气话。

鉴于时间已晚，我建议，在征得理事会同意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休会。如果没有人反对，安理会将在今天下午4点钟召开下次会议，继续审议这一议程项目。

下午1时散会。